

齐鲁之光丛书

希望之光



赵树奎 龙 鸣 主编
山 东 友 谊 书 社

希望之光

赵树奎
龙 鸣 主编

山东友谊书社

1990年·济南

希望之光

赵树奎 龙 鸣 主编

*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10插页 25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551—166—7/I·39

定价 8.00 元

前 言

本书选载的近30篇报告文学，有些是近年在国内有关报刊上发表过的；有些是去年夏秋之季组织作者统一采写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反映我国正在蓬勃开展并日益深化的企业改革这一时代的主题。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名闻遐迩的厂长、经理，有乡镇企业的带头人，他们都有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喜、怒、哀、乐之中，可以窥出改革之曲折、改革之艰难、改革之必要；也可看出，只有改革，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

书中的20余篇散文，内容丰富，语言简洁，或写人，或记事，展示出一幅幅情趣各异的娟美画面。作者中，有工人，有教师，还有机关干部和在校的中学生。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窥到蕴于社会各层丰富多彩的生活。

由于我们编辑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请读者诸君见谅，并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1990年5月

目 录

报告文学

阅人如阅川·····	恩芳 春曦 龙鸣 (2)
“三十万”的气魄·····	郑飞雪 曲业臣 (17)
在拼搏中起飞·····	张培安 (22)
空山脚下的年轻人·····	李向党 (35)
春天,刚刚开始·····	吴锋 (54)
归宿·····	赵树奎 (64)
运河之畔的星光·····	丁海燕 (94)
遥远的歌恋·····	成岳 (110)
田野上的升腾·····	韦鲁 (125)
铁路奏鸣曲·····	龙鸣 孙晓娟 (136)
常青树·····	张培安 (152)
希望之光·····	吕济生 赵树奎 (166)
龙年蛇运马精神·····	徐广明 孟瑞玲 (176)
朱明启和他的变压器厂·····	李向党 (186)
欢歌笑语的背后·····	龙鸣 (198)
当家人·····	李向党 (211)
脚印·····	张德洋 赵树奎 (219)

少年壮志未言酬·····	丁海燕(231)
钢轨进行曲·····	白作先 赵树奎 王书平(240)
矿长进行曲·····	庆新(260)
制造香港天坛大佛的人们·····	黄常伦(270)
这是爱的奉献·····	汪林 汪孟法(276)
耕耘者的足迹·····	吕金明 徐林(282)

散 文 篇

丝瓜子·····	张保方(288)
小红帽·····	厚坦(290)
书店的故事·····	张培安(295)
臭椿树·····	张培安(298)
眼睛·····	张培安(300)
摸瓜记·····	张培安(305)
碾·····	张培安(310)
母亲的围裙·····	张培安(312)
喝羊汤·····	谢永聚(315)
古铃声声传真情·····	韦鲁(318)
蝉的自述·····	陈宝旗(320)
鸽子·····	张德洋(323)
天职·····	树奎 郭红(329)
墨绿丹心·····	史宝运(332)
绿叶·····	王战胜 袁汉荣(335)
秋游散记·····	袁汉荣 王战胜(338)
真诚赋·····	胡玉柱(343)
家乡的石磨·····	张鲁光(347)

秋菊赋.....	张鲁光(349)
白杨树的相思.....	任建海 孙庆雷(352)
春望.....	耕野(354)
山泉.....	陈岫明(355)
姥爷.....	谢子猛(358)

报告文学

阅人如阅川

——王德库传略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宋、吕祖谦《官箴》

恩芳、春曦、龙鸣

楔 子

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古老的济宁城陡然焕发出生机。仅从外观上看，各类建筑物比肩而起，各呈异彩。

在市区西北端，山东省烟草公司济宁分公司的办公大楼已兀然矗立起来。它的造型别致，气势雄伟，通体透露出现代化的气度与风采。

笔者了解到，领导这家公司的是一位值得敬佩的老经理，名叫王德库。

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啥？对不起，拉倒吧！”王德库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向我们摆摆手，叉开话题。

我们觉得应该提提。

王德库，1931年生。早年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里读书。幸运的是，他们的老师是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这位可敬的前辈在那严酷的环境中怎样影响他的学生，我们已无从知晓，只知道他的学生们毕业后纷纷参加人民军队。投入了为人民而战的正义战争。

1948年11月王德库参军，因其文化水平高，被选调到工兵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为顺利解放北平而成立的。解放北平不能用炮，当时准备挖坑道进去，拿炸药开道。故而他学了爆破、桥梁等专业。

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他随部队南下，追歼残敌。过江时，他已是副排长。

1950年7月1日，他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部队接到命令，由贵州剿匪前线调到东北丹东一带集结待命。10月初，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王德库在朝鲜打了25个月的仗。问及这一段战斗生活，所获很令人失望。王德库只用“挖掩体，排地雷”几个字带过去。

我们只好从侧面了解。

在他家里，我们看到他的一幅着军装的照片，胸前挂着四枚奖章。

在他的一份履历表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抗美援朝期间，

因工作主动、作战勇敢受营连嘉奖各四次。”

从和王德库同时转业的工业局第一任老局长杨炳君那里了解到：当时朝鲜战场条件极为艰苦，有炒面和雪便是上好的伙食了，多数情况下吃冻土豆，吃稻壳，吃棉花。杨炳君所在的部队就是因营养极度不良，战士们患夜盲症，丧失了战斗力而撤回祖国的。

回国后王德库在青岛休养二年。当时他的身体垮了，胃坏了，吃药吐药，喝水吐水，不得已而转业。

王德库转业来到济宁。1955年元旦与女工霍树兰结婚。婚礼办得极为简朴，新建的小家和当时我们的国家一样一穷二白。全部家产仅一张木板床和被褥、一只黄书架和一个小杌子。

那只小杌子作为珍贵的纪念一直保留到现在。笔者看到，它不过是一块木板和几根木条楔成的，但是它能负载来自那个简朴的时代的信息。

妻子霍树兰出身穷苦，7岁便到贸易公司做童工，剥烟头，勒烟筋，糊烟盒。解放后，霍树兰转到火柴厂做工，成为新中国的首批工人。婚后不久，儿子王军出生了，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欢乐与繁忙。又过了几年，女儿王红出世，非常不幸，王红一岁上得了婴儿瘫，给这个收入微薄的家庭带来不少痛苦。我们隔着30多年岁月的烟尘也能深切地体会到……

从1958年开始，王德库任济宁地区轻工局供销科长，出差对他来说极为普通，一年有大半时间在外面度过。至于家里的娘儿几个怎样度日，只好听之任之了。说起来他还蛮有理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在天南海北，对于娇儿弱女的想念、爱怜与愧疚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霍树兰对这种生活觉得很正常。她两头兼顾，尽力操持。不过有时忙乱至极或揭不开锅，也骂丈夫几句“木头疙瘩”。

当我们问及这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她笑叹：“幸亏身体好！”

最使霍树兰感到骄傲的是火柴厂的一次调整工资。在1000余人中，就调上了她一个。原因有二：一是她工资偏低，二因她是老积极、老先进。

对于党的关怀，霍树兰感到无尚的温暖。她的干劲更足了。不久，就因其工作勤勉，升任车间主任。自此，她由一名普通女工走上领导岗位。

现在，作为一个退居二线的老工会干部，她还经常深情地回忆起那种艰苦而充实的生活，并讲给青年人听。

王德库摆脱家务，丝毫不是为了轻松自在。

轻工局的供销科，是许多家企业的后勤部。王科长把这些企业看成是一家人，谁需要什么，他尽可能地给予解决。

在那段日子里与他共事的同志这样谈道：“那时，去东北跑钢材、木材，卧铺都不敢坐，坐在硬座上硬是撑过去！为什么？掏心里话说，是怕没有乘车补助。当时出差费两角五分，后来增至五角，够干什么？到了东北，冰天雪地不说，细粮吃不上，一律苞米楂子！自己想吃得好一点，就从家里提着瓶咸菜，背着几个馒头。弄木材、钢材要求亲告友攀老乡，总要带点土特产。有位山东老乡说‘要么下次背点地瓜来吧’。后来果真给他背去了地瓜。事情办成了，总要感谢人家，有时候也扛过去几口袋面。地瓜什么的咱出得起，再多就不行了。不过事情总得办。所以，当年的采购员都拉了一屁股帐！”

这种生活，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可能还好过些，王德库可不行。他胃大，即胃的收缩能力差，像个松松的口袋，经不起折腾。有时候，疼得在地上打起滚来，脸色蜡黄，汗珠子一起渗出来。他咬着牙，打一针或熬过去，坚持继续工作。

介绍到这里，60年代曾与王德库长期共事的张恒义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咱真佩服人家。”

如果有人用“钢铁意志”之类的词汇赞誉，王德库会幽默地摆摆手：“没那么严重。咱是个平凡的人。”

寻找合乎情理的解释，笔者想起了一联古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在朝鲜战场上，充满了冷、饿和频繁的战事，王德库经受了濒于极限的生命危机。有许多战友壮烈牺牲，埋骨异邦。他说过：“咱这条命都是人家的血换来的，不干，对得起谁？”

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抱着这种信念，他殚精竭虑，奔波操劳。一颗赤心沟通了无数颗赤心，一个诚字打通了无数关节，为济宁市的工业建设调运来大批的计划外钢材与木材。有一次，一车皮一车皮的木材从东北运抵济宁。计委感到非常吃惊，以为轻工局把计划木材全部挖去，去探问，才知是计划外的，不由得惊叹轻工局的神通。

那个时期，济宁轻工局供销科的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供销科长王德库是该地著名的八大采购员之一。

他们还拾遗补缺，把一些边角废钢铁经过粗加工发往上海，请那里的钢铁厂加工成我们需要的型号运回，扶持了一些计划外的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才全面展开。而在当时僵化的经济环境中，这样的同志一心为了事业，按照

生产力标准，敏锐地抓住了要害，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并且，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若干年后才理解其意义的人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的瞎了眼的老黄牛。”

人们一听就知道这是哪个特定时代的语言。这是造反派为王德库特制的一顶帽子。

王德库何以获得如此“殊荣”呢？

那个时代，丰富的工作经验，出色的业务能力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鼓励的。而领风骚者却是政治风云中翻云覆雨的投机者。

有人说，王德库不参加派系，旗帜不鲜明。当时派别林立，分庭抗礼，各各争斗不止，人们也困之明确地归属这一派或那一派。王德库的确一直是归属不清。如果就此说王德库“立场”不坚定，实不冤枉。

首创“长河小说”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认为：人的生命像一条长河，它绵延不断、时缓时急，蕴含着平静与激流，映现出两岸的景色与天光……

这里是从王德库人生的长河中随意采撷到的几朵浪花，以此来洞见他的人生境界。

作为供销科长的王德库，非常关心自己的“兵”。他本着切身体会，深知出差人的艰辛和给其家庭带来的不便。谁出差回来，他都要把他请到自己家中，打上一斤地瓜烧，弄个萝卜丝

什么的时令菜，围坐在一起晕一晕，吐吐心里话。谁出差走了，他都要跑到远行人的家中，看看有啥困难，尽力帮助解决。

什么是最珍贵的礼物？并不是贵重的物品，而是自己对别人真诚关心的一颗心。

王德库经常把这种最珍贵的礼物无私地馈赠给别人。他在不同时期共过事的许多同事，他所服务过的企业中的许多人，虽分别了很长时间，至今仍忘不了他，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其中，就包括济宁市现任市长韩寓群。韩市长对王德库非常尊重，见了面仍然是一口一个“老科长”。

反右斗争开始不久，王德库遇到了他的一个亲密战友刘克文。从此，他们在一起工作了19年。

刘克文，武汉人。年轻时因出类拔萃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全国总工会轻工业部秘书科。不久，结婚生子，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当时，总工会主席率团访问首先冲破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先锋南斯拉夫，回国后兴奋地大谈观感。血气方刚的刘克文听后很受震动，援笔写了篇名曰《南斯拉夫工会的权力》的文章。这是一篇较早地探讨如何完善民主制度的有价值的理论文章。可悲的是不仅未受重视，反而植下祸根，葬送了这位才子的前程。1957年，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降了两级工资。虽然不久摘了帽，却仍称之为“摘帽右派”。

这样的人，自然不宜继续留在中央机关工作。1960年，他被发配到山东济宁。随之，妻子与之离婚，他分得的微薄财产在途中被小偷尽数盗去。从此，他比一无所有还要艰难。因为他还有脑后挂着的一顶“悬剑”似的帽子！

他就这样到了济宁。

不幸中之大幸，他在济宁遇到王德库。王德库一视同仁地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为他接风洗尘。王德库拍着刘克文的手说：“不要紧，没吃的找我！接受教训，以后别乱说就是了。”这带着时代印记的劝慰语言是当时最能温暖人心的话语了。这位穷途末路的汉子听了大为感动，禁不住泪涕涟涟，哽咽不止。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王德库发现刘克文工作能力很强，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委以重任，把“印章”也交给了他。这“印章”非同小可，它是权力的象征，是调拨全区物资的指令。

一次，和刘克文同住集体宿舍的单身汉忽然来了情绪，几个人在伙房里你打一份豆角，我买一份茄子，凑在一起用茶碗喝了一次酒。不想让领导知道了，开大会点名批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喝酒，是个路线问题！”直说得人人自危，个个赧赧。

刘克文是一位感情细腻，敏于感悟的人，在政治迫害之下，谁能想到他那颗心经受了多少蹂躏，幸而他有王德库这样一位理解他，永远不会抛弃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因为庇护这位“右派”，王德库有几次提升的机会都失去了，他在供销科长这个位置上呆了20多年，尽管他一直成绩卓然！

拨乱反正以后，刘克文被提升为市计委主任。这是一个与他的才能相匹配的工作岗位。正当他要一展身手发挥才干的时候，长期的心情忧郁引来的死神却已牢牢攫住他。他患了癌症，在1989年万木复苏、姹紫嫣红的春天溘然病逝，让一切认识他的人为之扼腕。王德库痛失一位长期同甘共苦的挚友，一连

几天沉默不语。……

背着债务起步

1982年下半年，王德库到烟草公司任经理。这是他转业后第三次调动工作。

这种举动不能被社会上流行的思路所理解。有人这样分析：轻工业局是王德库的老根据地，他与那里的人一起度过艰难岁月，感情很深，老本厚着呢！50多岁的人了，还挪动个啥？以后喝着大茶看个报，落得清闲。没事，可以回家去抱孙子。烟草公司是个啥地方？那里，当不得太平官。

的确，烟草公司是个新组建的“三合一”单位。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一缺资金，二缺经营场地，有的是债务。到那里去当经理，面临的任务是背着债务，领着老少几百人，白手起家。领导找他谈调工作时，王德库像在部队接受任务一样，马上答应下来，没有半点犹豫。许多人为王德库的“不识时务”而着急，纷纷去“劝导”。王德库送走客人后去上班了，按他的说法：“又转移了一个阵地。”

这是一个庞大的分公司，统领10县公司，1个烟厂，1000多名职工。由于刚刚组建，没有经验，没有办公场所，没有仓库，易潮易霉的香烟只好放在地道里，一下雨就会灌进水去。总之，生产、经营极其困难。

王德库不善激昂雄辩，只有一件常规武器：实干。他仍像一头负重的黄牛，默默肩起了这只重轭，依旧是低头拉车。自然，路早已看清楚了，心中有数。

实践证明，这正是最识时务之举。